

哈葛德小說 *She* 兩部晚清譯本——《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研究

鄭怡庭*

摘要

哈葛德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 是十九世紀末英國通俗小說暢銷作家，也是清末民初最受歡迎的外國小說家之一。清末民初期間漢譯哈葛德小說多達將近四十種，其中林紓就翻譯了 25 種之多。哈葛德小說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共有兩種晚清譯本：《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長生術》由曾廣銓翻譯，1898 年連載在《時務報》和《昌言報》。《三千年豔屍記》由林紓與曾宗鞏合譯，非連載小說，1910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直接以單行本問世，共上、下兩卷。

本文分三部分比較《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She* 的讀者一定會注意到作者刻意創造出醜男 Horace Holly 和其美男養子 Leo Vincey 所產生外貌上的反差效果。長生不老 Ayesha 的美豔形象也深深地烙入 *She* 的讀者心中。第一部分將分析以上三位重要人物的形象如何分別在《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被呈現。此外，故事中關於非洲珍禽異獸，特殊的自然景觀描寫更為人所津津樂道。第二部分將比較《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中關於非洲動植物與非洲特有地形的描寫。第三部分討論 *She* 一書絕非譯者任意挑選之結果。兩譯本的譯者們皆利用翻譯救國，傳達西學，林紓與曾廣銓所關注的西學並非 *She* 中所介紹現代西方發明的器物，而是 *She* 中 Holly 和 Leo 代表西方線性史觀勝過 Ayesha 代表傳統循環史觀的道理。

關鍵詞：林紓、哈葛德、曾廣銓、《三千年豔屍記》、《長生術》、林譯小說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雅典，生下遺腹子 Tisisthenes。她希望後代為她復仇，便將發生之事記錄在陶片上，故事因此流傳下來。

Leo 決定證實故事的真實性，於是帶著 Holly 和僕人 Job 及隨行共二十二人乘船前往非洲尋找 Ayesha 統治的國度。途中不幸遭遇暴風雨，船沉，僅上述三人和一阿拉伯船員 Mahomed 在非洲海岸被非洲土人救起。故事第 5-12 章記敘他們尋找到 Ayesha 前在非洲內陸的見聞，其中包括 Mahomed 在被食人族烹煮時為 Holly 所誤殺，Leo 因某一非洲特定風俗而與 Ustane 成婚，Billail 長老帶領他們參觀古文明洞穴，以及描寫非洲珍禽異獸，神秘蠻荒地地貌的旅行經驗。

Ayesha 為絕世美女，她每晚守在死去的 Kallikrates 身邊，並等待他的復活已經二千多年了。任何男人只要與 Ayesha 卸去面紗的四眼相望，一定會被她的美色所誘惑無法自拔。在見到 Leo 前，她甚至利用她的美艷故意挑逗自認為對女性免疫的 Holly。Holly 一看到 Ayesha 的廬山真面目就被她的美色迷惑，墜入情網，意亂情迷，幾乎把持不住。當 Leo 見到 Ayesha 時，同樣也馬上愛上她，完全不顧 Ayesha 在幾分鐘前才剛殺死他的愛妻 Ustane。Leo 和 Kallikrates 長得一模一樣，Ayesha 告訴他其實他是 Kallikrates 轉世而生。為了能夠與 Ayesha 永世廝守，Leo 同意與她一起沐浴永生之火同享長生不老。她同時也邀請 Holly 一起加入，Holly 一開始堅決拒絕，但是當他站在永生之火前面，卻改變心意，答應她的邀請。當 Ayesha 再次沐浴永生之火，伸開雙臂迎接 Leo 時，Leo 突起遲疑之念。這一毫秒的遲疑，使得 Ayesha 的身體迅速地萎縮乾癟，最後化為一有數百萬皺皮的猴子，橫屍地上。臨死前，Ayesha 告訴 Leo，將來彼此還會轉世相見。最後，Leo 和 Holly 逃出 Kôr 洞窟，經過十八個月的艱辛和苦難，他們在中非被一葡萄牙獵人所救。第二天便搭上一艘前往英國的船，平安返國。

哈葛德小說 *She* 共有兩種晚清譯本：《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長生術》連載於《時務報》第六十至六十九冊。¹⁴ 由於《時務報》發行至六十九冊後更名為《昌言報》，《長生術》的完結篇出現在《昌言報》的發刊號。《長生術》將作者哈葛德譯作解佳，譯者為曾廣銓。曾廣銓是曾國藩 (1811-1872) 次子曾紀鴻 (1848-1881) 之子，後過繼給曾國藩長子曾紀澤 (1839-1890) 為嗣。1878-1885 年間，曾廣銓隨出使英國欽差大臣曾紀澤旅居英國，亦曾任駐

¹⁴ 《時務報》第六十至六十九冊發行日期為光緒 24 年閏三月 21 日至六月 21 日 (1898.5.11—1898.8.8)；《昌言報》第一冊發行日期為光緒 24 年七月 1 日 (1898.8.17)。

英國使館參等參贊，出使韓國、德國大臣。¹⁵ 另一譯本《三千年豔屍記》由林紓與曾宗鞏 (1870-?) 合譯，非連載小說。191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直接以單行本問世，共上下兩卷，收於「說部叢書」二集第二十一編，亦收於「林譯小說叢書」第三十九編，兩書封面皆印有「神怪小說」。《三千年豔屍記》一書厚達 247 頁，全書約九萬三千字。然而《長生術》僅 63 頁，約三萬字。

不像曾廣銓精通英語，林紓本人不懂外文，他的翻譯必須仰賴與懂外語者「合譯」或「對譯」。¹⁶ 曾宗鞏畢業於天津水師學堂，1903年入京師大學堂譯書局擔任「口述」，與林紓合作共翻譯十多部作品，兩人主要合作時間為 1904-1910 年。林紓的翻譯作品數量不需筆者贅述，學界一般認同馬泰來的研究，認為林紓一共翻譯 184 種作品其中包括 23 種已刊和 2 種未刊哈葛德小說。¹⁷ 在《三千年豔屍記》問世之前，林紓已翻譯十幾部哈氏小說。

She 原文共有二十八章，每章皆有一至五字不等章名。首章前有一引文，簡述該故事非作者親歷其境，而是由一友人 Horace Holly 交付手稿給擔任編輯一職之引文敘事者，該編輯隱其故事中真實姓名然後付梓。因此，這是一本哈葛德假借一擔任出版界編輯之敘事者出版另一名敘事者講述其非洲冒險經歷的故事。《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沿襲原著章節安排，皆為二十八章，惟各章章名皆省略不譯，僅以數字表示。兩書均保留原著引文，《長生術》為「引」；《三千年豔屍記》為「小引」。《時務報》連載《長生術》每期篇幅固定，正好都是六頁。由於版面字數固定的限制，常常出現每期連載《長生術》的最後一句是不完整的句子。因此也容易造成讀者在閱讀最新一期連載的《長生術》時無法接續上期結尾的情形。林譯本分上下兩卷，上卷包括「小引」及第 1-15 章，下卷為第 16-28 章。有趣的是曾廣銓翻譯《長生術》時，不懂哈葛德操弄敘事技巧刻意製造一書中有兩位敘事者。一為「引」中的出版界編輯—「余」，

¹⁵ 關於曾廣銓生平，參見姚翠翠，〈曾氏第二位外交官曾廣銓〉《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10 年），頁 330-332；董叢林，〈百年家族：曾國藩〉（臺北：立緒文化，1999 年）頁 334-336。

¹⁶ 關於林紓的口譯合作者介紹，見韓洪舉，〈林紓的“口譯者”考〉，《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2002 年 6 月），頁 113-115；郭揚，〈林紓小說口譯者考〉，《中國文學研究》，第 4 期，（2008 年），頁 40-42；Michael Gibbs Hill, *Lin Shu, I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41-247.

¹⁷ 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收入錢鍾書等著，〈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60-68。俞久洪將林譯哈葛德小說 23 種列出其英文名，參見俞久洪〈林紓翻譯所品考索〉收入《林紓研究資料》，頁 403-427。王昕認為 1898-1935 年間，漢譯哈葛德小說共有 37 種，參見王昕，〈清末民初哈葛德小說漢譯考述〉《湖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78-81。

另一位為正文中講述親身經歷故事的「余」—Holly。他將擔任編輯的「余」與《長生術》的作者解佳視為同一人。在「引」中的開頭以一較小字體—佳，試圖告訴讀者作者本人即為敘事者。他用同樣的方法在第一章第一行以一較小字體—禮，告訴讀者正文中的敘事者「余」為 Holly 何禮自己。林紓翻譯《三千年豔屍記》並無這方面的困擾。他很清楚「小引」與故事正文中的敘事者並非同一人。筆者認為自吳趸人 (1866-1910) 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問世以來，晚清讀者對小說主角經由他人之手獲得一手稿並將該手稿出版的模式並不陌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由「死裡逃生」在市集上碰到一位大漢賣「九死一生」的筆記展開序幕。

下文將分三部分比較《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She 的讀者一定會注意到作者刻意創造出醜男 Horace Holly 和其美男養子 Leo Vincey 所產生外貌上的反差效果。長生不老 Ayesha 的美豔形象也深深地烙入 She 的讀者心中。第一部分將分析以上三位重要人物的形象如何分別在《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被呈現。此外，故事中關於非洲珍禽異獸，特殊的自然景觀描寫更為人所津津樂道。第二部分將比較《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中關於非洲動植物與非洲特有地形的描寫。第三部分討論 She 一書絕非譯者任意挑選之結果。譯者們皆利用翻譯救國，傳達西學，林紓與曾廣銓所關注的西學並非 She 中所介紹現代西方發明的器物，而是 She 中 Holly 和 Leo 代表西方線性史觀勝過 Ayesha 代表傳統循環史觀的道理。

三、美男/女與野獸

哈葛德刻意將 Holly 奇醜無比的長相比喻為希臘神話中帶領亡靈渡冥河的擺渡者 Charon。當他首次出現在故事中，他被描繪成一似人似猩猩的形象。原文為：

He appeared to be about forty years of age, and was I think as ugly as his companion was handsome. To begin with, he was shortish, rather low-legged, very deep chested, and with unusually long arms. He had dark hair and small eyes, and the hair grew right down on his forehead, and his whiskers grew right up to his hair, so that there was uncommonly

little of his countenance to be seen. Altogether he reminded me forcible of a gorilla.¹⁸

曾廣銓似乎不察原著作者將 Holly 塑造為一尚未開化之原始人外形的用心，不僅略去其 Charon 綽號，僅將他描述為「約四十歲許，相貌其醜，身材短小，股肱甚長，髮帶黑色，目小，鬚與髮連。余乍見之，誤以為猴類。」¹⁹他對 Holly 的描述容易讓讀者聯想到猥瑣的長相而非生物學上猩猩科未進化為人類的原始模樣。Holly 在林譯《三千年豔屍記》初次登場的形象就恐怖多了。林紓不僅告訴讀者他的綽號為 Charon，並且解釋「故其名為查倫者，或為水魃海鬼，習知海事，而得此名也。」²⁰關於 Holly 的外表，林紓續寫道：「此人可四十，醜乃無藝。人侏而股曲，胸凹而臂長。髮黑，二目絕小，而髮復及額際。二髻繞頰，欲與髮接。……余遇之，幾念及猩猩之狀。」²¹此外，林紓在同一頁中一連用了五次「醜人」和一次「過醜」形容 Holly。

為加深讀者對 Holly 近似猩猩外表的印象，哈葛德在第一章透過 Holly 自述其長相。原文為：

Short, thick-set, and deep-chested almost to deformity, with long sinewy arms, heavy features, deep-set grey eyes, a low brow half overgrown with a mop of thick black hair, like a deserted clearing on which the forest had once more begun to encroach; such was my appearance nearly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and such with some modification, is it to this day.²²

曾廣銓僅用一行「余相貌為天下之奇醜。」²³共九個字帶過。林紓則譯為：

身既短小，胸作弓形而僂，狀至凡陋。長臂有細筋盤絡。五官凹凸

¹⁸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2.

¹⁹ 曾廣銓，《長生術》，頁 4077。

²⁰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2。

²¹ 同上註。

²²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p. 7-8

²³ 曾廣銓，《長生術》，頁 4078。

不恒，眼深如竇，眉低近眼。額上有壯髮，絕黑如甌脫之地，孤樹卓立。此為余二十二年之醜狀，至今一無所變。²⁴

Holly 引聖經該隱故事來形容自己奇特醜陋的外表一如該隱的形象已深深地烙入大眾的心中無法更改。原文為 Like Cain, I was branded—branded by Nature with the stamp of abnormal ugliness.²⁵ 曾廣銓省略未譯。為避免讀者對聖經故事不瞭解而無法體會 Holly 的無奈，林紓將此句以中國讀者較能體會的方式譯出。他寫道：「猶馬毛受烙，永久不變，醜乃與身相終。」²⁶

至於作為哈葛德心中理想白人男性外貌及身軀化身的 Leo，正文前的編輯敘事者與 Leo 初次驚鴻一瞥後，就將他比喻為希臘神話中最多才多藝、最俊美的神祇 Apollo：

[Leo Vincey] was I think, without exception, the handsomest young fellow I have ever seen. He was very tall, very broad, and had a look of power and a grace of bearing that seemed as native to him as it is to a wild stag. In addition his face was almost without flaw—a good face as well as a beautiful one, and when he lifted his hat, which he did just then to a passing lady, I saw that his head was covered with little golden curls growing close to the scalp.²⁷

曾廣銓同樣不察哈葛德將 Leo Vincey 塑造為完美男子形象的用心，完全不提他神似阿波羅，僅用短短一句將他描述為「一年在少壯，體裁魁梧，面貌秀奇，與古希臘國人相似。」²⁸ 但 Leo 絕非相似一般的古希臘人，而是相似象徵男性之美的阿波羅。林紓譯為「風度絕勝，年事復少。人頎碩，儀觀偉然。在英國中較，其人則斑如仙鹿。此時舉冠與所經過之婦人為禮，冠起，金髮燦然。」²⁹ 擔任編輯的敘事者見之，驚曰：「其人乃羅馬天神阿波羅復生於今日，

²⁴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7。

²⁵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8.

²⁶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7。

²⁷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

²⁸ 曾廣銓，《長生術》，頁 4077。

²⁹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

美麗無比。」³⁰

讀者在第二章中透過 Holly 對 Leo 五歲以及二十一歲時的描述再度認識 Leo 英俊的外表和翩翩的風度。當一老嫗保姆帶著五歲的 Leo 第一次出現在 Holly 眼前，Holly 寫道：

Indeed, I do not think that I ever saw such a perfect child before or since. His eyes were grey, his forehead broad, and his face even at that early age, clean cut as a cameo, without being pinched or thin. But perhaps his most attractive point was his hair, which was pure gold in colour and tightly curled over his shapely head.³¹

Leo 二十一歲時，Holly 寫道：

Leo at twenty-one might have stood for a statue of the youthful Apollo. I never saw anybody to touch him in looks, or anybody so absolutely unconscious of them. As for his mind, he was brilliant and keen-witted, but not a scholar.³²

曾廣銓將 Holly 描述 Leo 五歲的段落譯為「此子果然美貌，身體強壯」³³；而且完全省略上述 Holly 描述二十一歲 Leo 的句子。林紓將上述兩段全部譯出：

童子乃美秀無倫，為余目中所未見。睛作灰色，廣額而貌乃如玉，五官井井然，肥不顯肉。其尤佳者，則為秀髮燦燦作黃金色，密密作螺旋狀，掩其頭顱。³⁴

³⁰ 同上註。原文為“‘Good gracious!’ I said to my friend, with whom I was walking ‘why, that fellow looks like a statue of Apollo come to life. What a splendid an he is!’”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 《長生術》省略不譯。

³¹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9.

³² 同上註，p. 21.

³³ 曾廣銓，《長生術》，頁 4081。

³⁴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8。

利武生二十一年，長身玉立，果類阿波羅也(希臘之神)。余乃未見世有美男子如吾利武者。無論何人均無是英特。利武之心，倜儻而光明，又靈警無匹，才力超百人而上，莫與京者。³⁵

關於 Ayesha 的形象與個性，哈葛德吊盡讀者胃口，讓讀者在 *She* 前半部幾乎「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樓」。對於 Ayesha 的瞭解，讀者僅能透過旁人口中描述她的傳說得知。Leo 的父親從一被流放的土著口中得知她「一白種婦人。君之人民亦罕覩其面，人言是婦人者，權利絕偉。凡世界生死人，均彼司之。」³⁶ 根據埃及公主 Amenartas 的描述「女王則以火炙瓦盆，置諸人首。女王蓋術者，預知世界之事。其生命愛情，則永永無凋謝之一日。」³⁷ 哈葛德在第十二章安排 Holly 隔著簾幕和面紗第一次近距離看見 Ayesha。他看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女王，原文為：

..... there appeared a most beautiful white hand (white as snow), and with long tapering fingers, ending in the pinkest nails. The hand grasped the curtain, and drew it aside, and as it did so I heard a voice, I think the softest and yet most silvery voice I ever heard. It reminded me of the murmur of a brook.....the curtain was drawn, and a tall figure stood before us..... before me was that of a tall and lovely woman, instinct with beauty in every part.³⁸

林紓譯為：

玉手如霜雪，指尖白而指甲紅。褰簾而出，作嬌柔之聲，如金玉，又如空山細泉之聲。……而簾已大敞，忽見一修長之形，卓立吾前。……

³⁵ 同上註，頁 20。

³⁶ 同上註，頁 25。原文為“..... a beautiful white woman who is seldom seen by them but who is reported to have power over all things living and dea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28. 《長生術》省略不譯。

³⁷ 同上註，頁 28。原文為“..... who places pots upon the heads of strangers, who is a magician having a knowledge of all things, and life and loveliness that does not die.”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30. 《長生術》亦省略不譯。

³⁸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42

而體貌則至可愛。筋駭支體，寸寸皆美。柔豔奪目，至於無可比擬。

39

林紓的翻譯不僅描寫 Holly 眼中看到的女王，而且還讓他看得飄飄欲仙，意淫一番，「較仙樂為尤美，不期色授魂與，無能自持。」⁴⁰ 女王離去後 Holly 「仍為豔色所迷，留戀不能去。」⁴¹ 上述關於女王的描寫在《長生術》譯本中皆被省略，曾廣銓用「果然秀麗」四個字帶過。⁴²

讀者直到全書將近一半第十三章才有機會一睹 Ayesha 廬山真面目。哈葛德對 Ayesha 的描述可視為對美女描繪的經典之作，筆者將其描述全錄於下：

She lifted her white and round arms—never had I seen such arms before—and slowly, very slowly, withdrew some fastening beneath her hair.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 long, corpse-like wrappings fell from her to the ground, and my eyes travelled up her form, now only robed in a garb of clinging white that did but serve to show its perfect and imperial shape, instinct with a life that was more than life, human. On her little feet were sandals, fastened with studs of gold. Then came ankles more perfect than ever sculptor dreamed of. About the waist her white kirtle was fastened by a double-headed snake of solid gold, above which her gracious form swelled up in lines as pure as they were lovely, till the kirtle ended on the snowy argent of her breast, whereon her arms were folded. I gazed above them at her face, and—I do not exaggerate—shrank back blinded and amazed. I have heard of the beauty of celestial beings, now I saw it; only this beauty, with all its awful loveliness and purity was *evil*—at least, at the time, it struck me as evil. How am I to describe it? I cannot—simply, I cannot! The man does not live whose pen could convey a sense of what I saw. I might talk of the great changing eyes of deepest, softest black, of the tinted face, of the broad and noble brow, on which the hair grew low, and delicate,

³⁹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01。

⁴⁰ 同上註。此外，李歐梵也注意到林紓擅增此句，參見李歐梵，〈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頁 48。

⁴¹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04。

⁴² 曾廣銓，《長生術》，頁 4216。

straight features. But, beautiful, surpassingly beautiful as they all were, her loveliness did not lie in them. It lay rather, if it can be said to have had any fixed abiding place, in a visible majesty, in an imperial grace, in a godlike stamp of softened power, which shone upon that radiant countenance like a living halo. Never before had I guessed what beauty made sublime could be—and yet, the sublimity was a dark one—the glory was not all of heaven—though none the less was it glorious. Though the face before me was that of a young woman of certainly not more than thirty years, in perfect health, and the first flush of ripened beauty, yet it had stamped upon it a look of unutterable experience, and of deep acquaintance with grief and passion. Not even the lovely simile that crept about the dimples of her mouth could hide this shadow of sin and sorrow. It shone even in the light of the glorious yes, it was present in the air of majesty.....⁴³

哈葛德筆下 Ayesha 的美在曾廣銓的《長生術》中卻僅是個穿「草鞋」，全身佩戴蛇款金飾配件的婦人。他將上文譯為：

身材婉秀如蛇，腳下著草鞋，用金鈕扣，腰間纏金帶，帶以金為之，織成兩首蛇。形貌果然絕佳，想雖天仙，亦莫能及。然觀其精神，則非善類之豔，乃妖豔也。只可會意，不能言傳。貌若三十歲許人。⁴⁴

曾廣銓在此不斷地強調 Ayesha 的美非筆墨難以形容，「想雖天仙，亦莫能及」和她的美「只可會意，不能言傳。」這種落於俗套「只可會意，不能言傳」的敘述使得讀者難以憑其文字，想像 Ayesha 到底有多美。或許對某些晚清男性讀者而言，省略對其美豔的描述，想像「貌若三十歲許人」的 Ayesha 已顯「初老」症狀。

相較之下，林紓的翻譯就生動多了，他用水果、天然礦石和大自然的景象形容 Ayesha 的美豔：

⁴³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p. 154-156.

⁴⁴ 曾廣銓，《長生術》，頁 4278。

此時，女王出其二玉臂，瑩白如玉且圓。徐徐去其面紗，忽爾，紗幕都脫，如委蛻焉。余上下周視女王之身，其豔乃無倫比，天然部署乃非凡人。足履木屐上加金鈕，腰下有金帶，作雙蛇形。軀幹儵然，直出塵表。酥胸如玉，二手即叉於胸際。余自胸際，上達其面，覺二目為美豔所奪，如夙聞天上仙人，今日乃果見之矣！顧其美，乃絕人間。望之生怖，似極美之物，乃同極惡，則將以何筆形其美貌？顧自問，吾筆實不能達，又不能以凡人之口吻稱述此美人之狀，流播人間。但云吾眼界為之一變，其高無上。略言其狀：櫻桃不能鬥其嬌豔而已，眉目之佳，乃逾言者之量，至於萬倍。但綜言曰，極言不可狀，如接仙人也。仙之狀，如五彩之雲流轉，天宇不可測度。即余前此妄為，度一美人之狀，亦不能舉。此女王以實之貌，似未逾三十，體壯而柔，如破瓜以前之年。⁴⁵

林紓筆下「足履木屐上加金鈕，腰下有金帶，作雙蛇形」的 Ayesha 肯定比「腳下著草鞋，用金鈕扣，腰間纏金帶，帶以金為之，織成兩首蛇」過度珠光寶氣的 Ayesha 雍容華貴。此外，Holly「上下周視女王之身」先將眼光落在她的胸部，看見「酥胸如玉，二手即叉於胸際」之後，再慢慢往上仔細端詳，「余自胸際，上達其面」，看見她的臉孔時，不禁讚嘆「夙聞天上仙人，今日乃果見之矣！」在這一幕中，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 She-who-must-be-obeyed 完全成為 Holly 眼中男性凝視 (the male gaze) 的對象。這種性別化的觀看權力，同時也是一種運用權力控制女人的方式。上述 Holly 觀看 Ayesha 的方式透漏出哈葛德的所處維多利亞時期 (the Victoria Period 1837-1901) 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文化特色。

林紓將之翻譯地惟妙惟肖，一方面或許是心有戚戚焉，另一方面或許是想滿足晚清男性讀者對女性身體的窺淫以及幻想的男性欲望。

《長生術》中強調 Ayesha 妖豔的邪氣，「然觀其精神，則非善類之豔，乃妖豔也。」曾廣銓將她描繪成主動勾引男人，縱慾的婦人。「正當婦人飽滿情長淫佚之時，再加細驗，則察出已係縱情過度。」⁴⁶ 哈葛德筆下色迷迷盯著 Ayesha 胸部猛看的 Holly 被曾廣銓刻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淫佚」「縱

⁴⁵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14。

⁴⁶ 曾廣銓，《長生術》，頁 4278。

情過度」主動色誘他的 Ayesha。林譯《三千年豔屍記》將 Ayesha 苦守寒窯兩千年飽經滄桑的感情譯出「尤有鬱鬱相思之苦況。含諸眉黛之間，顧雖豔麗，亦不能遏其春愁。」⁴⁷ 當 Holly 進一步對 Ayesha 示愛，她隨即訓斥 Holly，曰：「吾為貞潔之女，未嘗為男子勾引。意中固有一人，其人乃非汝。」⁴⁸

和 Holly 一樣，Leo 也是第一次見到摘下面紗後的 Ayesha 便立刻被她美豔的臉龐所深深吸引。哈葛德寫道：

And with a sudden motion she shook her gauzy covering from her, and stood forth in her low kirtle and her snaky zone, in her glorious radiant beauty and her imperial grace, rising from her wrappings, as it were, like Venus from the wave, or Galatea from her marble, or a beautified spirit from the tomb.⁴⁹

《長生術》省略細節的描述，僅譯為「容貌絕美，直覺曠世罕儔。」⁵⁰ 《三千年豔屍記》將形容 Ayesha 的美豔全部譯出：「女王輕聳，白紗盡落，留其半裳，束以蛇帶。奇光煥發，豔乃奪人，如愛神凌波而立，又如葛立塢停於雲母石之上，又如美人之豔魄，出諸愁臺。」⁵¹ 原著在形容 Ayesha 的美麗之後，讓 Leo 驚呼 Oh, great Heaven!.....art thou a woman? 以一疑問句來表達他對 Ayesha 豔麗外表的難以置信。《長生術》保留 Leo 疑問的口吻，但讓 Leo 的對話以肯定句結束。曾廣銓譯作「立我問曰：『汝真是天仙化人矣。』」⁵² 《三千年豔屍記》全部用肯定句來加強 Leo 對 Ayesha 美貌外表的讚美。林紓譯作「利武大呼曰：『天乎！汝乃人世之美婦人也。』」⁵³

⁴⁷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14-115。原文為“.....yet it had stamped upon it a look of unutterable experience, and of deep acquaintance with grief and passion.”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55. 《長生術》省略不譯。

⁴⁸ 同上註，頁 115。原文為“I too, oh Holly, am a virgin goddess, not to be moved of any man, save one, and it is not thou.”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56. 《長生術》省略不譯。

⁴⁹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229.

⁵⁰ 曾廣銓，《長生術》，頁 4531-4532。

⁵¹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76。

⁵² 曾廣銓，《長生術》，頁 4532。

⁵³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77。

四、獅子王

儘管晚明時期天主教傳教士就將西方的地理知識介紹到中國，一直要等到晚清時期多數的中國人才對世界地理有進一步的認識。⁵⁴ 晚清的讀者可以透過介紹世界地理的專書如林則徐 (1785-1850) 主編的《四洲志》、魏源 (1794-1857) 以《四洲志》為藍本編纂的《海國圖志》(1842)、和徐繼畲 (1795-1873) 撰寫的《瀛寰志略》(1848) 中非洲志部份，瞭解非洲的地理、社會和政治狀況。除了透過官方資助編纂的地理專書外，當時的讀者也可以透過時人撰寫非洲某些地區的見聞和遊記來瞭解非洲的自然及人文現況，如張德彝 (1847-1918) 撰寫的《航海述奇》，或翻譯西人親歷非洲探險的遊記如《黑蠻風土記》和《三洲遊記》。⁵⁵

She 讓讀者愛不釋手的地方除了上述主角形象的刻畫外，還有作者對非洲自然生態和地形景觀的描寫。Tom Pocock 指出哈葛德將世人根深蒂固非洲「黑暗大陸」的形象彩繪成色彩亮麗的顏色。⁵⁶ *She* 中對非洲動物生動的描寫，彷彿讓讀者身歷其境。最有名之一的莫過於錢鍾書曾經提到的獅子與鱷魚的搏鬥。這兩獸惡鬥的場景驚心動魄，哈葛德的長文如下：

We could see the long snout with its gleaming lines of teeth and the reptile body behind it. And then followed an extraordinary scene indeed. The lion managed to get well on to the bank, the crocodile half standing and

⁵⁴ 關於耶穌會傳教士和明代的世界地理知識，參見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與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99年)，頁3-7。關於晚清時期的西方地理知識，參見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26-133；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該書第一章「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有詳盡的介紹。

⁵⁵ 《黑蠻風土記》為立溫斯頓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記敘他到非洲傳教紀聞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一書之譯本；《三洲遊記》為施登來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 一八七〇前往非洲尋找立溫斯頓時的見聞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一書之譯本。兩書皆收入在王錫祺 (1855-1913) 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關於《黑蠻風土記》與《三洲遊記》可參見顏健富，〈雜混、獵奇與翻轉—論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清華中文學報》，第10期 (2013年12月)，頁57-116。

⁵⁶ Tom Pocock, *Rider Haggard and the Lost Empire: A Biography*, p. 62.

half swimming, still nipping his hind leg. He roared till the air quivered with the sound, and then, with a savage, shrieking snarl, turned round and clawed hold of the crocodile's head. The crocodile shifted his grip, having, as we afterwards discovered, had one of his eyes torn out, for the crocodile, whose head seemed to be a mass of gore, had got the lion's body in his iron

jaws just above the hips, and was squeezing him and shaking him to and fro. For his part the tortured brute, roaring in agony, was clawing and biting madly at his enemy's scaly head, and fixing his great hind claws in the crocodile'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soft throat, ripping it open as one would rip a glove.⁵⁷

曾廣銓將上述充滿血腥暴力，自然界強者生存的搏鬥細節幾乎完全省略。他譯為「獅轉首咬鱷喉，鱷因痛益緊咬獅腿。獅痛甚愈，形咆哮，以爪抓鱷首，血流滿江，慘甚。」⁵⁸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的譯文如下：

吾見長喙鋸齒者，以身隨獅行矣！時巨獅且吼且奔，而鱷魚尚力啣其足，獅力轉其身以抓撲鱷魚，鱷魚立釋其齒。遙見鱷已傷目。……然獅之後爪已及鱷魚之頸，如人之脫手套，力拔而出之。少須，獅首俯鱷魚之身，作異聲，而鱷魚亦側其齒，尚陷入獅股，獅腹為鱷所咬亦幾裂。如是戰鬥，為余生平所未觀者。⁵⁹

錢鍾書讀到上述林譯的文字後，寫道：

獅子抓住鱷魚的脖子，決不會整個爪子像陷在爛泥裡似的，為什麼「如人之脫手」？鱷魚的牙齒既然「陷入獅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獅腹」。我無論如何想不明白，家裡的大人也解答不來。而且這場惡狠狠的打架怎樣了局？誰輸誰贏，還是同歸於盡？鱷魚和獅子的

⁵⁷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p. 68-69.

⁵⁸ 曾廣銓，《長生術》，頁 4148。

⁵⁹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49-50。

死活，比起男女主角的悲歡，是我更關懷的問題。⁶⁰

哈葛德在 *She* 仲介紹非洲沼澤動物及其生態環境給讀者，原文如下：

.....miles on miles of it without a break, unless the fever fog can be called a break. The only life in this great morass was that of the aquatic birds, and the animals that fed on them, of both of which there were vast numbers. Geese, cranes, ducks, teal, coot, snipe, and plover swarmed all around us, many being of varieties that were quite new to me, and all so tame that one could almost have knocked them over with a stick. Among these birds I especially noticed a very beautiful variety of painted snipe, almost the size of woodcock, and with a flight more resembling that bird's than an English snipe's. In the pools, too, was a species of small alligator or enormous iguana.....also large quantities of a hideous lack water-snake, of which the bite is very dangerous, though not, I gathered, so deadly as a cobra's or a puff adder's. The pull-frogs were also very large, and with voices proportionate to their size and as for the mosquitoes.....they were, if possible, even worse than they had been on the river, and tormented us greatly. Undoubtedly, however, the worst feature of the swamp was the awful smell of rotting vegetation that hung about it, which was at times positively overpowering, and the malarious exhalations that accompanied it, which we were of course obliged to breathe.⁶¹

《長生術》中完全略去未譯。林紓將上述非洲動物的活動翻譯地栩栩如生：

澤中多鷺鷥及蛙黽格格作聲。一望無際，時見水霧濛濛，漫於草梢。澤中生物，但有水族及沙鳥而已。鳥類中如野鵝、白鷺、野鴨、魚鷹、竹雞、斑鳩，累萬盈千。雜人二起，其狀至怪。然甚馴無機，。苟以

⁶⁰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收入《林紓研究資料》，頁 296。

⁶¹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16.

挺拂且立，得群鳥中最佳者為竹雞，飛鳴一如英國所產。澤之深處，聲小鱷魚及巨蜥蜴，蠢蠢而動。……道中見巨蛇作黑色，噬人立死。又有噓氣之毒虺，較黑蛇尤烈。而別種之田雞，身巨而聲洪。飛蚊之大如蠅，螫人成痕。腐草之氣絕腥，臭不可近，雜瘴氣以熏人，聞之棘鼻。⁶²

除了動物之外，哈葛德也描寫非洲植物的生長情形。原文為：

By now we were well on to the great plain, and I was examining with delight the varied beauty of its semi-tropical flowers and trees, the latter of which grew singly, or at most in clumps of three or four, much of the timber being of large size, and belonging apparently to a variety of evergreen oak. There were also many palms, some of them more than one hundred feet high, and the largest and most beautiful tree ferns that I ever saw, about which hung clouds of jeweled honeysuckers and great-winged butterflies. Wandering about among the trees or crouching in the long and feathered grass were all varieties of game, from rhinoceroses down. I saw rhinoceros, buffalo (a large herd), eland, quagga, and sable antelope,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the bucks, not to mention many smaller varieties of game, and three ostriches which scudded away at our approach like white drift before a gale.⁶³

《長生術》中完全略去未譯。囿于林紓本人與合譯者對非洲特有動物的認識，他並未將哈葛德上述所有動物和植物全部譯出。他寫道：

……已至平原之上，余觀道中花木，乃至爽人心目。樹高插天，其大如椽。且多棕桐，高可百尺。鳳尾之草，長亦隱人。林間多蜜蜂及蛺蝶，樹多懸藤，樹間多野兔、犀牛之屬。間以斑鹿、駝鳥，見人風馳

⁶²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85。

⁶³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27.

而去。⁶⁴

《三千年豔屍記》的讀者透過林紓介紹非洲沼澤和草原野生動物的生活，一方面滿足了他們追奇獵異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強化「物競天擇，強存劣敗」的觀念，寓教於樂。

除了非洲特有的野生動植物奇觀外，*She* 還介紹了非洲獨特的自然地形。Holly 敘述火山口地形，哈葛德寫道：

Presently this defile took a turn, and a lovely sight unfolded itself to my eyes. Before us was a vast cup of green from four to six miles in extent, of the shape of a Roman amphitheatre. The sides of this great cup were rocky, and clothed with bush, but the entre was of the richest meadow land, studded with single trees of magnificent growth, and watered by meandering brooks..... it flashed upon me that it must represent the crater of some long-extinct volcano, which had afterwards been a lake, and was ultimately drained in some unexplained way.⁶⁵

林紓譯為：

突見有地，可六哩以內四哩以外。厥狀如羅馬大劇場，場以外皆石，石上被以花草，如衣錦繡。中樞之地至沃，佳樹蔥蘢，小溪淙淙，繞樹而逝。……忽憶必為前此火山之裂口，蓋火熄而山死，易而為湖，湖竭成蕩，遂幻為此平原矣。⁶⁶

林紓的翻譯增添中國化的美感，將 *clothed with bush* 譯為「如衣錦繡」，將 *studded with single trees of magnificent growth, and watered by meandering brooks* 譯為「佳樹蔥蘢，小溪淙淙，繞樹而逝」，將 Holly 無法解釋為何從火山口變成湖再變成草原的原因 *in some unexplained way* 以一字「幻」說明瞭大自然神奇的變化。曾廣銓將上述火山口的風景敘述省略，他擅自用更科學的方

⁶⁴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92。

⁶⁵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79.

⁶⁶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57。

法解釋 Holly 的困惑，「考其地圖，乃古火山，今已滅」，⁶⁷ 大大降低原著的文字之美以及讀者對滄海變桑田的想像。

哈葛德在 *She* 第十一章描寫 Kôr 平原時，再次介紹了非洲獨特的火山地形。Holly 登達山頂，敘述圍繞山下小鎮的景觀 verdant with grass and lovely with foliage and flowers. 林紓在此再度發揮其寫景的功力，將 Holly 身後村鎮的美景譯為「青草如氈，綠葉扶疏，花光明媚。」⁶⁸ Holly 也驚嘆矗立在眼見高聳的火山，關於這個地形，他寫道：

The shape of the mountain, which was undoubtedly of volcanic origin, was round, and of course, as only a segment of its circle was visible, it was difficult to estimate its exact size, which was enormous. I afterwards discovered that it could not cover less than fifty square miles of ground. Anything more grand and imposing than the sight presented by this great natural castle, starting in solitary grandeur from the level of the plain, I never saw, and I suppose I never shall. Its very solitude added to its majesty, and its towering cliffs seemed to kiss the sky. Inde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were clothed in clouds that lay in fleecy masses upon their broad and level battlements. ⁶⁹

林紓將如此壯觀的景色譯為：

其山舊為火山，作圓形。余但見山之一角，乃不審其周遭為幾許。後此聞山之面積不能逾五十方里，似天然之城堡，乃為余生平所未見。境既清寂，巍然，欲上，親於天，周身皆雲，被之若衣，山之左右，雲氣毳起如羊毛。⁷⁰

曾廣銓省略作者對自然景觀的描寫，僅強調其面積，他將上述譯為「見

⁶⁷ 曾廣銓，《長生術》，頁 4150。

⁶⁸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90。

⁶⁹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25.

⁷⁰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91。

大圓山，山所佔之面積，有五十方英里之譜。」⁷¹ 曾譯《長生術》中幾乎不注重原著關於大自然景觀的細節描寫，僅僅將其面積大小譯出。此一特色亦出現在第五章對形狀類似黑人頭怪石的描寫，曾廣銓譯為「見前面黑頭山出現，人頭高八十尺。」⁷² 完全省略下面哈葛德詳細描述這塊岩石的形狀：

I started, as well I might, for I perceived that the top of the peak, which was about eighty feet high by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ick at its base, was shaped like a negro's head, and face, whereon was stamped a most fiendish and terrifying expression. There was no doubt about it; there were the thick lips, the fat cheeks, and the squat nose standing out with startling clearness against the flaming background.⁷³

林紓將此黑人頭岩石譯為：

大愕石高可八十尺，橫徑浮於水上者，可一百五十尺。則黑石如人，厥狀若獐鬼，度必厚唇廣頤，陷鼻翹然。掠水而立，頭顱絕圓，久為風力所蕩，儼然類人。⁷⁴

《長生術》的讀者無法體會哈葛德將非洲動植物和地理景觀介紹給讀者的苦心，但是《三千年豔屍記》的讀者透過林紓詳細的翻譯對非洲當時的情形肯定有較多的認識。

五、日不落帝國與落日帝國的歷史觀

⁷¹ 曾廣銓，《長生術》，頁 4215。

⁷² 同上註，頁 4147。

⁷³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58.

⁷⁴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42。

林紓在《三千年豔屍記》末〈跋〉中提到哈葛德的作品充滿神怪特色，幾近荒渺。他寫道：

哈氏之書，多荒渺不可稽詰。此種尤幻筆墨結構。去迭更斯固遠，然迭氏傳社會，哈氏敘神怪，取徑不同，面目亦異，讀者視之為《齊諧》可也。⁷⁵

李歐梵認為此時林譯哈氏小說嚴肅的口吻已失，林紓「變成了一個古文家，譯述似乎成了賺錢的飯碗，態度也轉而輕薄，他也承認哈氏小說中言鬼神的太多，讀者可以消遣視之。」⁷⁶ 儘管林紓在《三千年豔屍記》前已翻譯十餘本哈氏小說，如李歐梵所言「高潮已過」，但是筆者認為林紓選擇翻譯《三千年豔屍記》的動機絕對不僅只是為了賺錢。當他翻譯《三千年豔屍記》時，對原著的看法絕對不認同〈小說叢話〉一文中評論哈氏小說所言「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說，不外言情，其書之結構，非二女爭一男，即兩男爭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⁷⁷ 林紓看到 *She* 中所呈現的歷史觀與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時代風氣不謀而合，《三千年豔屍記》的出版仍與林紓一開始投入翻譯小說時所肩負翻譯救國，提倡西學的使命感有關。林紓把他翻譯作品的動機和感想寫成了幾十篇的序、跋、小引、達旨、例言、譯餘剩言、短評。從這些短文可以看出林紓念茲在茲的是透過翻譯達到救國的目的。⁷⁸ 例如在《黑奴籲天錄》中跋文的結尾，林紓寫道：「今當變政之始，而吾書適成，人人既瀾棄故紙，勤求新學，則吾書雖俚淺，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⁷⁹ 上述林紓提到的「新學」就是「西學」，正是他極力在翻譯作品仲介紹給清末民初讀者的內容。林紓對於西學的推崇也出現在《斐洲煙水愁城錄》的序文中，他寫道：「歐人志

⁷⁵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跋〉，收入錢穀融主編、吳俊標校，《林琴南書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04。

⁷⁶ 李歐梵，〈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頁27。

⁷⁷ 侗生，〈小說叢話〉《小說月報》（1911年），今轉引自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63。

⁷⁸ 關於林譯小說中序、跋、短文的討論，可參見文月娥，〈副文本與翻譯研究—以林譯序跋為例〉《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11年3月），頁45-49；徐紅豔，《林譯小說中序跋翻譯研究》（保定：河北農業大學英語語文文學碩士論文，2012年），頁11-22。

⁷⁹ 林紓：〈《黑奴籲天錄》跋〉，收入《林琴南書話》，頁5。

在維新，非新不學，即區區小說之微，亦必從新世界中著想，斥去陳舊不言。若吾輩酸腐，嗜古如命，終身又安知有新理耶？」⁸⁰

She 中對西方發明的器物並未多做介紹，書中出現的現代產品也僅限於幾把槍和後來遭遇船難的桅船。⁸¹ 筆者認為林紓在《三千年豔屍記》所宣傳的「西學」並非有形的船堅炮利而是無形的進步史觀。*She* 中呈現兩種不同的歷史觀：一種是以 Ayesha 女王為代表的「循環史觀」，另一種是以 Holly 和 Leo 為代表的「進步史觀」。自嚴復翻譯出版《天演論》後，晚清的中國人開始認識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且漸漸接受與傳統中國「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環史觀不同的進步歷史觀。⁸² Holly 在抵達洞窟後夢見 Ayesha 似乎自言自語，她說的正是：

That which is alive hath known death, and that which is dead yet can never die, for in the Circle of the Spirit life is naught and death is naught. Yea, all things live for ever, though at times they sleep and are forgotten.⁸³

林紓譯為「彼輩生者，其知死矣，即死者，陳陳又未為終死。蓋人之精神本屬無物，即死亦然。故舉天下之物，永永皆生。有時特入夢鄉，竟為人所忘。」

⁸⁴ Ayesha 告訴 Holly 萬物將生生世世輪迴。她說：

I tell thee that naught really die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Death, though there be a thing called Change.....Ay, for a time; but even to the world are they born again and again.⁸⁵

⁸⁰ 林紓：〈《斐洲煙水愁城錄》序〉，收入《林琴南書話》，頁 31。

⁸¹ 《三千年豔屍記》中出現的槍有「手槍」(revolvers)、「快槍」(express rifle) 和「重槍」(heavy rifles) 三種，參見《三千年豔屍記》，頁 200；*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257.

⁸² 有關晚清時期線性/進步史觀的討論，可參見李文遠《中國近代進化史觀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11 年)，頁 35-93；Luke S.K. Kwong, "The Rise of the Linea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Time in Late Qing China c. 1860-1911." *Past & Present* No. 173 (Nov., 2001): 157-190.

⁸³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09.

⁸⁴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79。《長生術》省略不譯。

⁸⁵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49.

《長生術》譯為「天下無真死之理，不過按劫變化而已。生生死死，循環真理存焉。」⁸⁶ 林紓將曾廣銓採用佛教「劫」的概念用「變」取代。他譯為：

天之所造，永無死時。世亦無物稱為死者，但稱為變。……但在此世界中，爭指之為死，死特一片響之間。輪迴而復生，既生復死，轉轉無窮，不足異也。⁸⁷

Ayesha 的輪迴觀念不斷地出現在她和 Holly 的對話中。她說：

As yet Death is but Life's Night, but out of the night is the Morrow born again, and doth again beget the Night. Only when Day and Night, and Life and Death are ended and swallowed up in that from which they came,.....⁸⁸

《長生術》譯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滄海桑田，石化為粉，水凝成岩，無非一劫中之事。」⁸⁹ 林紓譯為「須知死者生之夜也。逾夜即朝，朝復入夜。日夜生死，以此匆匆輪轉而過。生胡自來者，死亦胡自往。」⁹⁰ 林紓為強調輪迴的概念將另一原文 all we who live have thus lived before; nor is the very shape that holds us a stranger to the sun⁹¹ 譯為「蓋太陽所燭，時見新人，實則人人皆輪迴而來。」⁹² 《長生術》則譯為「人生在世，陰陽原無二理。」⁹³

六、結語

李歐梵曾指出「晚清的通俗作家往往假『教化』之名，行『娛悅』之實。」

⁸⁶ 曾廣銓，《長生術》，頁 4276。

⁸⁷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08。

⁸⁸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187.

⁸⁹ 曾廣銓，《長生術》，頁 4344。

⁹⁰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39。

⁹¹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 236.

⁹²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頁 182。

⁹³ 曾廣銓，《長生術》，頁 4533。

⁹⁴《長生術》的作者曾廣銓既非職業譯者，亦非通俗作家，《長生術》是他被派駐英國使館時期的業餘之作。《長生術》連載於《時務報》上「附編」欄目恰恰說明了《長生術》遊移於『教化』和『娛悅』之間。這個欄目一方面介紹西方的發明，統計數字，條約內容達到『教化』的功能，一方面提供國外新奇軼事『娛悅』讀者，滿足他們獵奇的心理。正因為曾廣銓「業餘」的翻譯與報紙要求簡單明瞭的媒體特色，《長生術》刪除大部分的細節描述以及與故事主軸無關的情節發展，使得該譯本的厚度僅有《三千年豔屍記》的三分之一。不能磨滅的是，透過《長生術》，晚清讀者第一次接觸到哈葛德的小說，幾年後哈葛德變成為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之一《月月小說》創刊號中刊登西方文豪像的首選，並且成為清末民初最受歡迎的外國小說家之一。

林紓在翻譯《三千年豔屍記》前早已名利雙收，成為出版界之一霸，如韓嵩文所說的成立「林紓企業」。他在翻譯的第十二部哈氏小說《鍾乳骷髏》序中指出：

余不譯哈氏之書，可經歲矣。哈氏之長有二，一言情，一探險。探險多敘斐洲，必有千百歲離奇不經之人物，語近《齊諧》，然亦足以新人之耳目。……凡小說之書，必知其宗旨之所在，則偶讀一過，始不為虛。若徒悅其新異，用以破睡，則不特非作者之意，亦非譯者之意也。⁹⁵

儘管如此，他仍然在兩年後又譯出哈氏另一作品《三千年豔屍記》，距另一晚清譯本《長生術》問世以來已有十二年之久。林紓翻譯《三千年豔屍記》同樣抱持「讀者視為《齊諧》可也」的心態。⁹⁶ 他雖然一再強調哈氏非洲神怪，探險小說的娛樂性，但是《三千年豔屍記》中，林紓關心的還是中國的未來，不僅假借屍『娛悅』之名，行強國『教化』之實，掛羊頭，賣「人肉」。不過，平心而論，和總頁數 63 頁，全書約三萬字的《長生術》相比，厚達 247 頁，全書約九萬三千字的《三千年豔屍記》中的「人肉」較無偷斤減兩之嫌，有血有肉，人性化多了。

⁹⁴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當代作家評論》第 2 期（2004 年），頁 8-15。

⁹⁵ 林紓，〈《鍾乳骷髏》序〉，收入《林琴南書話》，頁 97。

⁹⁶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跋〉，收入《林琴南書話》，頁 104。

引用文獻

一、古籍

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二、專書

林紓,《三千年豔屍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

許壽裳著,馬會芹(編),《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99年)。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彭小妍(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

董叢林,《百年家族:曾國藩》(臺北:立緒文化,1999年)。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錢鍾書等著,《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錢穀融主編、吳俊標校,《林琴南書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三、論文

(一)期刊論文

文月娥,〈副文本與翻譯研究—以林譯序跋為例〉《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11年3月),頁45-49。

王昕,〈清末民初哈葛德小說漢譯考述〉《湖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第29卷第5期(2011年10月),頁78-81。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當代作家評論》2期(2004年)頁8-15。

姚翠翠,〈曾氏第二位外交官曾廣銓〉《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第 4 期 (2010 年)，頁 330-332。
- 徐紅豔，《林譯小說中序跋翻譯研究》(保定：河北農業大學英語語文文學碩士論文，2012 年)。
- 郝嵐，〈林紓對哈葛德冒險與神怪小說的解讀〉《東方論壇》第 1 期 (2004 年)，頁 72-77。
- 郝嵐，〈“倫敦小姐之纏綿和非洲野蠻之古怪”—中國近代讀者眼中的“英國大小說家” H. R. 哈葛德〉《書城》2008 年 5 月，頁 92-96。
- 郝嵐，〈從《長生術》與《三千年豔屍記》—H. R. 哈葛德小說 *She* 的中譯及其最初的冷遇〉《外國文學研究》第 4 期 (2011 年)，頁 70-73。
- 鄒振環，〈接受環境對翻譯原本選擇的影響—林譯哈葛德小說的一個分析〉《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1991 年)，頁 41-46。
- 郭楊，〈林紓小說口譯者考〉《中國文學研究》，第 4 期 (2008 年)，頁 40-42。
- 郭麗莎，〈林紓與哈葛德小說的關係〉《貴州社會科學》第 135 期 (1999 年第 3 期)，頁 68-72
- 郭麗莎，〈現代西方俗文學的引介—論林紓翻譯的哈葛德小說〉《思想戰線 (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 153 期 (1999 年第 3 期)，頁 73-77，
- 富亦韜，〈林紓多譯哈葛德小說原因探究〉《赤峰學院學報 (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11 期 (2011 年 11 月)，頁 79-81。
- 潘紅，〈哈葛德小說在中國：歷史弔詭話語意義〉《中國比較文學》第 3 期 (2012 年)，頁 98-109。
- 韓洪舉，〈林紓的“口譯者”考〉，《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 (2002 年 6 月)，頁 113-115；
- 顏健富，〈雜混、獵奇與翻轉—論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清華中文學報》，第 10 期 (2013 年 12 月)，頁 57-116。

(二) 論文集論文

- 李歐梵，〈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收入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 年)，頁 21-69。
- 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收入錢鍾書等著，《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60-68。

關詩佩，〈哈葛德少男文學 (boy literature) 與林紓少年文學 (juvenile literature)：殖民主義與晚清中國國族觀念的建立〉，《翻譯史研究》第 1 輯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38-169。

(三)學位論文

李文遠，《中國近代進化史觀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11 年)。

徐紅豔，《林譯小說中序跋翻譯研究》(保定：河北農業大學英語語文文學碩士論文，2012 年)。

四、報紙

曾廣銓，《長生術》，昌言報館編，《昌言報》，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年)。

曾廣銓，《長生術》，時務報館編，《時務報》，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年)。

五、外文專書

Cohen, Morton Norton. *Rider Haggard: His Life and Works*. London: Hutchinson, 1960.

Ellis, Peter Berresford. *H. Rider Haggard: A Voice from the Infinite*.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78.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Gernet, Jacques.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ggard, H. Rider. *Allan Quatermain*. London: Longmans, 1887.

----- *The Days of My Life: An Autobiography*. Ed. C. J. Longman, 2 vols. London: Longmans, 1926.

----- *King Solomon's Mines*.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1885.

-----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7.

Haggard, Lilius Rider, *The Cloak That I Left: A Biography of the Author, Henry Rider Haggard, K.B.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51.

Higgins, D. S. Higgins. *Private Diaries of Sir H. Rider Haggard: 1914-1925*.

- London: Stein & Day Pub., 1980.
- . *Rider Haggard: A Biography*. New York: Stein & Day, 1983.
- . *Rider Haggard: The Great Storyteller*. London: Cassell, 1981.
- Hill, Michael Gibbs. *Lin Shu, I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Kwong, Luke S.K. "The Rise of the Linea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Time in Late Qing China c. 1860-1911." *Past & Present* No. 173 (Nov., 2001): 157-190.
- Pocock, Tom. *Rider Haggard and the Lost Empire: A B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3.
- Scott, J. E. Scott. *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Sir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 London: Elkin Mathews Ltd., 1947.